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作者/Author | 李新民 | LI Xinmin |
| 时间/Time | 2014-11-29 | 2014-11-29 |
| 被采访人/Interviewee | 杨春云 | YANG Chunyun |

小银（11月29日）

再接着昨天没说完的话，接着我妈说杨春云也死了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手不知道往哪里搁，是放在口袋里还是外面哪里。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，真的有点晕乎了，之前有想过老人都会去世的，但真的到了这么一天让人措手不及。

我妈说杨春云是在罗世英前头死的，因为那段时间我在美国，所以不有办法知道村子里的情况。杨春云在自己家门上吊死的，我听着都有点可怕，采访他时，知道他有风湿病，身体随时病殃殃的样子，但想不到他会用这种方式来了结自己。这种上吊死和吃药死是五十年前的事情，现在还发生在老人们的身上，这叫什么鸡毛事情。

杨春云家在大坟地寨子，他家只有一个土坯房，中间隔开，一间煮饭吃，一间睡觉，两间房子都特别特别狭小，和蚂蚁窝一样，屋子里有两人在的话，要挨着坐在一起才行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常常看到他坐在小房子前边烤太阳，有时在院子里睡觉，一天天就这么熬着。他已经成无保好几年了，村公所上边一年给他七百多块钱，每年都是这么过活，所以他的后世都是属于公家的。

采访他到现在又是四年过去了，每次采访他时，他都说自己很孤独，自己儿女不认他，两个儿子，四个姑娘一个都不认他，这让他很孤独，每天一个人，每月一个人，每一年还是一个人，我记得以来他家就他一个人，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的亲人陪伴过他。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，我的外公外婆家和他家是挨着的，每次我去外公外婆家都会从他家大门口经过。

最近常常会想起自己采访过的老人，怎么接触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他们说话时脸上的表情，他们说话时手上的动作，身体的坐姿，这些种种细节都会出现在我的脑袋里。有时睡觉都在想，采访过的老人们，帮助他们做点什么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杨春云的时候，他说自己把大米和肉都买好了，什么都不缺了，酒也买好了。我当时想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缺呢。老人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他们的故事，还给我们留下的是他们的孤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没法忘记。